

卷第三百四十九 鬼三十四

房陟 王超 段何 韋鮑生妓 梁璟 崔御史 曹唐

房陟

房陟任清河縣尉，妻滎陽鄭氏，有容色。時村中有一老嫗，將詣謁禪師，未至，而中路荒野間。見一白衣婦人，於榛棘中行，哭極哀。繞一丘阜，數十步間，若見經營之狀者。嫗怪而往問，及漸逼，婦人即遠，嫗適回，而婦人復故處。如是數四。嫗度非人，天昏黑，遂舍之。及至禪師處，說所見，兼述婦人形狀、衣服。禪師異之，因書記屋壁。後月餘日，房陟妻暴亡，果葬於前所哭繞丘阜間，而容貌衣服，一如老嫗前見者。（出《通幽錄》）

王超

太和五年，復州醫人王超，善用針，病無不差。死經宿而蘇，言如夢：至一處，城壁台閣，如王者居。見一人臥，召前脈視，右膊有腫，大如杯，令超治之。即為針出膿升餘。顧黃衣吏曰：「可領視畢也。」超隨入一門，門署曰畢院。庭中有人眼數千，聚成山，視內迭瞬明滅。黃衣曰：「此即畢也。」俄有二人，形甚奇偉，分處左右。鼓巨箏，吹激聚眼，扇而起，或飛，或走為人者，頃刻而盡。超訪其故，黃衣曰：「有生之類，先死為畢。」言次忽活。（出《酉陽雜俎》）

段何

進士段何賃居客戶裡。太和八年夏，臥疾逾月，小愈。晝日因力櫛沐，憑几而坐。忽有一丈夫，自所居壁縫中出，裳而不衣，嘯傲立於何前，熟顧何曰：「疾病若此，何不娶一妻，俾侍疾。忽爾病卒，則如之何？」何知其鬼物矣。曰：「某舉子貧寒，無意婚娶。」其人曰：「請與君作媒氏。今有人家女子，容德可觀，中外清顯，姻屬甚廣。自有資從，不煩君財聘。」何曰：「未成名，終無此意。」其人又曰：「不以禮，亦可矣。今便與君迎來。」其人遂出門，須臾復來，曰：「至矣。」俄有四人，負金壁輿。從二青衣，一云髻，一半髻，皆絕色。二蒼頭，持裝奩篋，直置輿於階前。媒者又引入閣中，垂幃掩戶，復至何前曰：「迎她良家子來，都不為禮，無乃不可乎？」何惡之，兼以困憊，就枕不顧。媒又曰：「縱無意收採，第試一觀。」如是說論再三，何終不應。食頃，媒者復引出門，輿中者乃以紅箋題詩一篇，置何案上而去。其詩云：「樂廣清羸經幾年，姮娥相托不論錢。輕盈妙質歸何處，惆悵碧樓紅玉田。」其書跡柔媚，亦無姓名，紙末唯書一「我」字。何自此疾病日退。（出《河東記》）

韋鮑生妓

酒徒鮑生，家富畜妓。開成初，行歷陽道中，止定山寺，遇外弟韋生下第東歸，同憩水閣。鮑置酒，酒酣，韋謂鮑曰：「樂妓數輩焉在？得不有攜者乎？」鮑生曰：「幸各無恙，然（原本）然「上有」挈「字，據明鈔本刪。）滯維揚日，連斃數駟，後乘既缺，不果悉從。唯與夢蘭、小倩俱，今亦可以佐歡矣。」頃之，二雙鬟抱胡琴方響而至，遂坐韋生、鮑生之右，縱絲擊金，響亮溪谷。酒闌，鮑謂韋曰：「出城得良馬乎？」對曰：「予春初塞游，自鄜坊歷烏延，抵平夏。止靈武而回。部落駟駿獲數疋，龍形鳳頸，鹿頸鳧膺，眼大足輕，脊平肋密者，皆有之。」鮑撫掌大悅，乃停杯命燭，閱馬於輕檻前數匹，與向來誇誕，十未盡其八九。韋戲鮑曰：「能以人換，任選殊尤。」鮑欲馬之意頗切，密遣四弦，更衣盛妝，頃之乃至。命捧酒勸韋生，歌一曲以送之云：「白露濕庭砌，皓月臨前軒。此時頗留恨，含思獨無言。」又歌《送鮑生酒》云：「風颭荷珠難暫圓，多生信有短姻緣。西樓今夜三更月，還照離人泣斷弦。」韋乃召御者，牽紫叱撥以酬之。鮑意未滿，往復之說，紊然無章。有紫衣冠者二人，導從甚眾，自水閣之西，升階而來。鮑韋以寺當星使交馳之路，疑大寮夜至，乃恐悚入室，闔門以窺之。而杯盤狼籍，不假收拾。時紫衣即席，相顧笑曰：「此即向來聞妾換馬之筵。」因命酒對飲，一人鬚髯甚長，質貌甚偉，持杯望月，沉吟久之，曰：「足下《盛賦》云：斜漢左界，北路南躔。白露暖空，素月流天可得光前絕後矣。對月殊不見賞風霽地表，雲斂天末。洞庭始波，木葉微脫。」長鬚云：「數年來在長安，蒙樂游王引至南宮，入都堂，與劉公幹、鮑明遠看試秀才，予竊入司文之室，於燭下窺能者製作。見屬對頗切，而賦有蜂腰鶴膝之病，詩有重頭重尾之犯。若如足下「洞庭」「木葉」之對，為紕謬矣。小子拙賦云：紫台稍遠，燕山無極。涼風忽起，白日西匿。則稍遠忽起之聲，俱遭黜退矣。不亦異哉！」。謂長鬚曰：「吾聞古之諸侯，貢士於天子，尊賢勸善者也。故一適謂之好德，再適為之遵賢，三適謂之有功。乃加九錫；不貢士，一點爵，再黜地。三黜爵地。夫古之求士也如此，猶恐搜山之不高，索林也不深。尚有遺漏者，乃每歲春季開府庫，出幣帛，周天下而禮聘之。當是時，儒墨之徒，豈盡出矣；智謀之士，豈盡舉矣；山林深澤，豈無遺矣；日月照臨，豈得盡其所矣。天子求之既如此，諸侯貢之又如此，聘禮復如此，當有棲棲於岩谷，鬱鬱不得志者。吾聞今之求聘之禮缺，是貢舉之道墮矣。賢不肖同途焉，才不才汨汨焉。隱岩冗者，自童髦窮經。至於白首焉；懷方策者，自壯歲力學，訖於沒齒。雖每歲鄉里薦之於州府，州府貢之於有司，有司考之詩賦。蜂腰鶴膝，謂不中度；彈聲韻之清濁，謂不中（「中」字原缺，據明鈔本增）律。雖有周孔之賢聖，班馬之文章，不由此製作，靡得而達矣。然皇天帝霸之道，興亡理亂之體，其可聞乎？今足下何乃贊揚今之小巧，而隳張古之大體？況予乃訴皓月長歌之手，豈能拘（「拘」原作「歡」，據明鈔本改）於雕文刻句者哉。今珠露既清，桂月如畫，吟詠時發，杯觴間行，能援筆聯句，賦今之體調一章，以樂長夜否？」曰：「何以為題？」長鬚云：「便以妾換馬為題，仍以舍彼傾城，求其駿足為韻。」命左右折庭前芭蕉一片，啟書囊，抽毫以操之，各占一韻。長鬚者唱云：「彼佳人兮，如瓊之瑛；此良馬兮，負駿之名。將有求於逐日，故何惜於傾城？香暖深閨，永厭桃花之色；風清廣陌，曾憐噴玉之聲。」希逸曰：「原夫人之矜其容，馬乃稱其德。既各從其所好，諒何求而不克。長跪而別，姿容休耀其金鈿；右牽而來，光彩頓生於玉勒。」文通曰：「步及庭砌，效當軒墀。望新恩，懼（「懼」原作「俱」，據明鈔本改）非吾偶也；戀舊主，疑借人乘之。香散綠駿，意已忘於鬢髮；汗流紅頰，愛無異於凝脂。」希逸曰：「是知事有興廢，用有取捨。彼以絕代之容為鮮矣，此以軼群之足為貴者。買笑之恩既盡，有類卜之；據鞍之力尚存，猶希進也。」文通賦四韻訖，芭蕉盡。韋生發篋取紅箋，跪獻於廡下。二人大驚曰：「幽顯路殊，何見逼之若是？然吾子非後有爵錄，不可與鄙夫相遇。」謂生曰：「異日主文柄，較量俊秀輕重，無以小巧為意也。」言訖，二公行十餘步間，忽不知其所在矣。（出《纂異記》）

梁璟

有梁璟者，開成中，自長沙將舉孝廉，途次商山，舍於館亭中。時八月十五夕，天雨新霽，風月高朗，璟偃而不寐。至夜半，忽見三丈夫，衣冠甚古，皆被珠絲，徐步而來。至庭中，且吟且賞，從者數人。璟心知其鬼也，然素有膽氣，因降階揖之。三人亦無懼色，自稱蕭中郎、王步兵、諸葛長史。即命席坐於庭中，曰：「不意良夜遇君於此！」因呼其童曰：「玉山取酒。」酒至，環席遞酌。已而王步兵曰：「值此好風月，況佳賓在席，不可無詩也。」因舉題聯句，以詠秋月，（明鈔本、陳校本「月」作「物」）步兵即首為之曰：「秋月圓如鏡」蕭中郎曰：「秋風利似刀。」璟曰：「秋雲輕比絮。」次至諸葛長史，嘿然久之，二人促曰：「幸以拙速為事。」長史沉吟，又食頃，乃曰：「秋草細同毛。」二人皆大笑曰：「拙則拙矣，何乃遲乎？」長史曰：「此中郎過耳，為僻韻而滯捷才。」既而中郎又曰：「良會不可無酒佐，命玉山召惠娘來。」玉山去，頃之，有一美人，鮮衣自門步來，笑而拜坐客。諸葛長史戲謂女郎曰：「自赴中郎召耳。與吾何事？」美人曰：「安知不為眾人來？」步兵曰：「欲自明，無如歌以送長史酒。」惠娘起曰：「願歌鳳樓之曲。」即歌之，清吟怨慕，璟聽之忘倦。久而歌闕，中郎又歌。曲既終曰：「山光漸明，願更綴一篇，以盡歡也。」即曰：「山樹高高影。」步兵曰：「山花寂寂香。」因指長史曰：「向者僻韻，信中郎過，分願續此，以觀捷才耳。」長史應曰：「山天遙歷歷。」一坐大笑：「遲不如速，而且拙，捷才如是耶？」長史色不能平。次至璟曰：「山水急湯湯。」中郎泛言賞之，乃問璟曰：「君非舉進士者乎。璟曰：將舉孝廉科。」中郎笑曰：「孝廉安知為詩哉？」璟因怒叱之，長史亦奮袂而起，坐客驚散，遂失所在，而杯盤亦無見矣。璟自是被疾恍惚，往往夢中郎步兵來，心甚惡之。後至長安，遇術士李生辟鬼符佩之，遂絕也。（出《宣室志》）

崔御史

廣陵有官舍，地步數百，制置寵麗。裡中傳其中為鬼所宅，故居之者，一夕則暴死。鎖閉累年矣。有御史崔某，職於廣陵。至，開門曰：「沃不自作，我新居之，豈能為災耶？」即白廉使而居焉。是夕微雨，崔君命僕者盡居他室，而獨寢於堂中，惕然而寢。衣盡沾濕，即起。見己之臥榻在庭中，卻寢。未食頃，其榻又適於庭中。如是者三。崔曰：「我謂天下無鬼，今則果有矣。」即具簪笏，命酒沃而祝曰：「吾聞居此者多暴死，且人神殊道，當自安其居，豈害生人耶？雖苟以形見，以聲聞者，是其負冤鬱而將有訴者，或將求一飯以祭者，則見於人。而人自驚悸而死，固非神靈害之也。吾甚愚，且無畏憚。若真有所訴，直為我言，可以副汝托，雖湯火不避。」沃而祝者三，俄聞空中有言曰：「君人也，我鬼也。誠不當以鬼乾人，直將以深誠奉告。」崔曰：「但言之。」鬼曰：「我女子也，女弟兄三人，俱未笄而歿，父母葬我於郡城之北久矣。其後府公於此峻城池，構城屋。工人伐我封內樹且盡，又徙我於此堂之東北隅。羈魂不寧，無所棲托。不期今夕，幸遇明君子，故我得以語其冤。倘君以仁心，為我棺而葬於野，真恩之大者矣。」已而涕泣嗚咽，又曰：「我在此十年矣。前後所居者，皆欲訴其事，自是居人驚悸而死。某兒女子，非有害於人也。」崔曰：「吾前言固如是矣。雖然，如何不見我耶？」鬼曰：「某鬼也，豈敢以幽晦之質而見君乎？既諾我之請，雖然冥昧中，亦當感君子恩。豈可徒然而已？」言訖，遂告去。明日，召工人，於堂東北隅發之，果得枯骸，葬於禪智寺隙地。裡人皆祭之，謂之三女墳。自是其宅遂安。（出《宣室志》）

曹唐

進士曹唐，以能詩，名聞當世，久舉不第，常寓居江陵佛寺中亭沼。境甚幽勝，每自臨玩賦詩，得兩句曰：「水底有天雲漠漠，人間無路月茫茫。」吟之未久，自以為常制者不及此作。一日還坐亭沼上，方用怡詠，忽見二婦人，衣素衣，貌甚閒冶，徐步而吟，則是唐前所做之二句也。唐自以制未翌日，人固未有知者，何遽而得之。因迫而訊之，不應而去。未十步間，不見矣。唐方甚疑怪，唐素與寺僧法舟善，因言於舟。舟驚曰：「兩日前，有一少年見訪，懷一碧箋，示我此詩。適方欲言之。」乃出示唐，頗惘然。數日後，唐卒於佛舍中。（出《靈怪集》）

[返回 >> 太平廣記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